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31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乡下老屋

□湖北宜昌刘玉新

老家的瓦屋,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老屋静静地坐在夕阳里,一脸的沧桑。

多少年里,她都这样,静静地看着我们归来,又看着我们离去。

明知她年过花甲,迈向了古稀,不再是我童年中记忆的样子,但我依然梦里寻她千百度,依偎在她的怀抱里,尽情享受着她的呵护她的温暖。

的确,老屋有些老了。

头上的屋瓦,黑灰而窄小,在阳光下,曲曲折折重叠成一条线,上下错落,从正屋到厢房,不规则地伸向两边。落锁的大门,漠然地直视着对面的山寨。两块厚墩墩的卷型木拱门,默默地镶嵌在土墙里,条石的门墩上,依旧闪着脚板摩挲过的光亮。

墙壁斑斑驳驳,一身的老旧。白的是石灰,黄的是泥土,一米线下的青灰色水泥搓沙,也掉了皮,早没了先前的平整光洁,也看不出昔日盛装亮相的风采了。

我对妻说,这屋60多年了,是我的同龄屋。妻眼里满是惊叹,她说,老屋真好!那个年月,家大口阔,日子过得并不宽裕,能起这么大的瓦屋,爹妈真不简单。可想而知,生活得有多勤俭呐!

我也常这样想,上世纪六十年代,半高山之上,很多人是就地取材,屋上盖的石板,或是茅草,或是杉皮,能住上这样一间明三暗五带厢房的大瓦屋,真得要有两下子居家过日子的本事。

听爹说,上年我出生,下年起新屋。这一晃就半个多世纪了。妻推开大门,一连声地惊呼起来。她看到了堂屋的装修,清一色的木头。木头的廊柱,木头的过梁,木头的板梯,木头的板壁,连头顶上的天花板,也是整整齐齐铺排排的木条。

看着妻一脸的兴奋,我告诉她,这些廊柱板壁都是公母榫卯,看不到一颗铁钉。那时木匠手艺的高低,比的就是榫卯密合度。老

烟火人间

冬至长一岁

□辽宁大连王忆

微情一刻

又到冬至。想起那年在韩国工作,冬至那天,当地的同事给我带来一保温桶的红豆粥,告诉我韩国冬至的习俗是要吃红豆粥的,这是他母亲特意为我做的红豆粥。打开盖子,里面是满满的一大桶红豆粥,阵阵热气扑面而来,吃一口甜香黏稠,绵软温滑。

我也吃过不少次红豆粥,可那次却感觉不一样,粥除了有些甜,里面还有白白的像鹌鹑蛋一样的东西,吃起来并不是什么蛋类,黏黏的,微微有点儿辣,一时间竟没吃出来是什么。同事说那是糯米丸子。

原来,就像中国人冬至这天吃饺子一样,红豆粥是韩国冬至必吃的主食。冬至过后,表示寒冷冬天来临,人们需要补充足够热量和营养,因此韩国人习惯在冬至喝红豆粥来养精蓄锐。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寓意,和我们过春节才算长一岁的习俗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在冬至这天喝了红豆粥,才算真正长大了一岁。

自制挂历

□辽宁大连郭义海

家长里短

那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去老家串门,无意中发现墙上挂着一本样式挺老气的挂历。堂弟带着不屑的口吻说这是他老爸的杰作,年年都是自己做,还拿它当宝贝了。老叔得意地把挂历从墙上摘下来拿到我面前。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连声叫好,原来这是一本自制的挂历,是老叔在旧挂历的白色反面自己重新画上去的。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麻烦去画个挂历?现在想淘本挂历、台历还是不用说的呀!他看我感兴趣,乐颠颠向我做起了讲解。

原来,老叔退休在家闲来无事,到了年末看到用了一年的挂历就这么干净地要卖了废品有些不舍得,于是萌生了旧物利用的想法。他拿出尺子在旧挂历反面的白纸上打上格,再参照新台历的日期往上标注,与众不同,每个日期的格子里,下边都留着一一定的空间,这是为记载各种事情而准备的。法定节假日就不用说了,另外母亲节、父亲节,还有什么植树节、无烟日、爱眼日、学雷锋日等等,只要能查到的有关日子统统都要做上标记。当然还有全家人的生日,老少三代一个都不能少。家庭里的特

屋的大小榫卯,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都严丝合缝,经得起重力横穿。

妻说,这可是宝贝。她回头对弟媳说,好好保护,千万别拆了。如果,将来村里搞旅游开发,你这间板壁屋,可就是最稀罕的了。值不值钱先不说,起码给了年青一代一种见识。

自从我们把爹妈接进城住,老屋就归弟弟弟媳打理了。好几次,他们想要翻修,大家都说缓缓,现在方圆五十里,难得还有这样一间板壁屋。其实,我们和弟弟弟媳都很矛盾,重新起屋,老屋就得废弃;将就住着,老屋又太陈旧,不仅自己住着寒碜,就是村里也觉得和乡村振兴不搭调。

弟媳说,其实,住老屋挺好的,冬暖夏凉。住久了,也习惯了。弟弟和侄子都在城里上班,老屋实际上只有弟媳一个人住。我接话,你住得惯就好。再过二三十年,你这屋就成了百年老宅,比起周围的房子来,就有了历史的厚度,别人想有这么一间房子,还得仿制呢!

说归说,笑归笑。

我们商量,最好是在合适的时候,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做些保护性的维修,也算用心用情,回报了父母挣下的一份家业。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约了妻,去老屋周围随便走走。

妻边走边看,边走边拍,父亲栽种的紫薇,母亲移植的枣皮,还有弟媳侍弄的那一田白菜香菜葱蒜,门前的核桃树柿子树一一走进妻的镜头。妻指着阳坡山林中那一树树的红叶,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是被山中的景色迷住了。

妻指着老屋门前那一块荒芜的水田,眼里隐隐泛着憧憬,好像她又站在广西龙脊的金佛顶上了。她压根就没想到,这个地方,原先竟隐藏着这么多的水田。

我对妻说,老屋的前后,这几年,不仅水田改成了旱田,旱田也越种越少了,年轻一代都进城了,再过几年,去看我的老屋,恐怕周围都长成老林子了。

妻无言,她听懂了我的意思。

这时,同事指着红豆粥说:“你有没有注意,粥里面的糯米丸子数量和你的年龄是一样多的,否则就不能长一岁了。”我刚才光顾着吃,哪里想到连糯米丸子都有这般讲究。接着同事又说,粥是他母亲一大早起来熬的,本来他们吃的红豆粥一般都是咸的,怕我不惯他们的口味,所以专门为我放了糖,老人还专门问起我的年龄,一个一个仔细放进糯米丸子,不停地说我一个人孤身在外工作不容易……顿时,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热情、慈祥的老人,不由得眼睛湿润,赶忙站起身连声道谢……

冬至长一岁,是人乡随俗,更有着爱。如今,还时不时会想起那年的红豆粥和同事一家人。今年的冬至,我心血如潮,做上一锅红豆粥,按步骤备足材料,煮红豆、加米,也买来糯米丸子煮着下锅……结果虽然没吃出当年的红豆粥味道,但自己也随着红豆粥,随着冬至长了一岁。

殊日子更要给记清楚了,自己和老伴的结婚纪念日,儿子、女儿的结婚纪念日等都都用大红笔重点加以标注。老叔的心挺细,就连每个月要去交水电煤气的日期都要写在上边,以防过期要交滞纳金。此外还有储蓄存折里的存款什么时候到期,啥时候交宽带费、有线电视费等等。

这些都是新年即将到来时的策划,但在这一年的实际生活当中老叔还要不断地有新的补充。比如,小孙子去年正式上学了,女婿去年的哪一天入了党,儿子在啥时候给老两口买了新款的洗衣机,保修期应该截止到哪一年哪一天,还有老两口退休金涨了多少钱……这些都一清二楚写在了上面。除了这些高兴的事,糟心的事也都写上了,老叔因为心脏病住院,出院后的后期复查时间等都郑重其事地予以说明。

老叔说,别看他这自制家庭挂历不够现代洋气,可有这么个事忙活着让他感到很充实。在我看来,这土挂历其实更是一部家庭记事本,一定要慢慢地记下去,积攒多了就是家庭的小档案、家族史,如此翔实的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家庭缩影,值得留存。

辣酱季节

□宝应陆地

“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窗外飘着雪,天气寒冷,这时候,庄上几乎家家户户开辣酱坛子,用勺子从坛子里盛出一勺红彤彤的辣酱倒在碗里,摆在餐桌上。记忆中,冬日出场率最高的就是辣酱,不管吃什么,人们都喜欢用勺子挖点辣酱抹到碗里,虽然很辣,但吃得真香。无怪乎人们常说,辣酱是饕餮,大人小孩都热爱。

小时候,家中来了亲朋好友,父母总会说:“今天青菜豆腐饭,蘸辣酱,吃了饭再走。”一盆青菜烧豆腐上桌,倒上半碗辣酱,香辣味直刺客人的味觉。客人坐下来,就拿起筷子,夹块青菜豆腐蘸点辣酱,筷子冒着热气,透出一股辣酱的香味,几筷下肚,已是大汗淋漓。客人连夸辣酱是个好东西,暖心暖胃又暖手,临走时还顺带了一罐辣酱。

辣酱好吃,绕不开长辣椒的话题。每年春天,庄上每家每户都会在菜园里整理出一张小桌子大的地方,把辣椒秧子栽在上面。辣椒有两种,一种是团椒,它不辣,人们叫它菜椒;另一种是尖长椒,很辣,是做辣酱的。菜园里栽的是尖椒秧子,经过一周的管理,一棵棵尖椒秧子就开始疯长了。到了夏天,辣椒的叶子密密麻麻,结出了尖长的小青辣椒。深秋,辣椒成熟了,一个个身体通红尖长的小辣椒,挂在枝叶间,甚是好看。霜降过后,庄上人就开始摘下尖红的小长辣椒。把它洗净后,倒在柴帘子上晾晒二三个小时,就可以做辣酱了。

年少时,我喜欢看母亲做辣酱,她用刀将晾晒过的红辣椒一一剁成碎粒,再加上剁碎的大蒜、生姜,以及食盐和酒。庄上各家做辣酱都根据自家人的口味,加入一些配料,有用花生的、有用芝麻的,母亲喜欢将黄豆炒香,放水煮熟捣烂。母亲根据加入捣烂的黄豆多少,制作成大人和孩子两种口味的辣酱,分装在不同的大瓦罐子里。冬天,窗外下着大雪,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此时,母亲端上一盆青菜烧粉丝放在桌子中间,然后又放半盘辣酱,辣酱的香味,进入每个人的鼻孔。当大家端起碗的时候,已经急不可待,筷子夹着青菜粉丝伸向盘子里蘸辣酱。我忍不住也夹了一筷青菜粉丝蘸点辣酱,刚入口一股辣味直麻口腔,刺痛了舌头,窜进鼻孔,眼泪瞬间流了出来。母亲见状,赶紧叫我喝口温开水。父亲笑着告诉我,辣过头,就招架不住了。几顿一吃,就不怕辣了。辣酱,成了冬天全家的美味,连喝粥都要放点,喝完一碗辣酱和粥后,喷着嘴,用手一摸满脸是汗。

我最喜欢把辣酱抹在摊的干面饼上吃。家里摊干面饼,我想换个口味,就将一块干面饼放在桌子上,用勺子挖点辣酱,平平地抹在饼上,然后卷起来,咬一口香辣四溢,味道堪称一绝。记得有一回厂里团员青年聚餐,搞了一次吃饭比赛,辣酱搭饭不落风,肉汤拌饭居然败北。

冬天是吃辣酱的季节。上周出差到省城,省城电视台的朋友请吃早餐,服务员给每人上了一盘雪菜肉丝面,桌子上还放一罐辣酱,顿时,全桌人来了精神,顾不得斯文,“争抢”辣酱。雪菜肉丝面拌辣酱,瞬间就征服了众人的舌尖。

舌尖记忆

雪后初晴

□南京王成之

金陵城下了第一场雪,推开门窗,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那是一种冰凉而洁净的味道,同时也似刀割一般刺痛着脸庞。不知正在户外陪伴娃娃们玩雪的家长们能否想到那些描绘雪后初晴的诗句来,是“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还是“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抑或是“不知天上谁横笛,吹落琼花满世间”。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果然,雪后初晴,阳光便早早地穿过云层,直射而来,轻抚着大地,迫不及待般将温暖和美好洒向人间,这阳光仿佛是从沉睡中苏醒的第一缕微笑,明亮而清晰。

雪后的金陵城美得让人陶醉。地上的一层薄薄的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耀眼的光芒,如同一块巨大的银色地毯,一直延伸到远方。渐渐地随风飘散,慢慢融化为一缕缕青烟……这迷人的景象,是否又让人们想起了岑参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洁白的雪花,在阳光的映衬下,宛如一朵朵盛开的梨花。

周末的午后,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着这场雪后初晴带来的别样风景。孩子们在寻找着背阴处仍然残存的薄雪,欢笑声在空中回荡;老人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晒着太阳,也许讲述着如风往事,尽情享受冬日的乐趣。

高大的梧桐行道树,早已不见雪的踪影,好似未曾与雪相逢,在雪后初晴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如渐渐老去的长者,宠辱不惊地陪伴着滚滚车轮。背阴的树干处,偶尔能看见残存的零星雪花,那些原本已经光秃的树枝在阳光照射下,光影交错。

在这雪后初晴的美好时刻,紫金山顶不会少了观景者。前往山顶的步道上,有情侣手牵手在雪地中漫步,享受着浪漫的时光;有家庭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共度欢乐的家庭时光。这些正组成了一首雪后观景交响曲。

雪后初晴的阳光,还带来了一种希望和活力,它融化了积雪,让整个金陵城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享受每一个美好的瞬间,不惧风雪,让阳光永远照耀在我们的心中。

四时有景